



# 不一样的生活 一样的前方

## 郑辰雨：城市游牧606天

李昊燃

## 尘有心：隐在街巷里的调香师

己的房东伊莎成了好友。



每周一到周四住在公司附近的民宿，周末前往不同的街区去探索城市。从2015年开始，郑辰雨拖着行李箱一共住过了26个城市，认识了99位房东，体验了606天的民宿生活。每到一地方，她都会把当地的人文风情画下来，把自己的感受记录在手账本里。

因为面颊两侧有红扑扑的可爱苹果肌，又特别喜欢吃苹果，郑辰雨还有一个名字，叫作“苹果姐姐”。2006年，在“留学热”渐渐兴起的时候，“苹果姐姐”漂洋过海前往美国的高中就读。还未成年便离开家乡，身处完全陌生的环境，需要独自面对孤独、语言、文化差异等难题。这段经历，让她快速学会了独立。

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，郑辰雨先在华尔街工作，后又加入一家公司。2015年，她只身来到洛杉矶这个人生地不熟的都市，两点一线的工作经常让她感到枯燥与迷茫。一天，朋友的一句话忽然让她陷入了思考——“人生只有30000天左右，要怎样度过剩下的时光？”

她意识到，甚至自己所处的这个城市，60多个街区很多都没去过。是不是有一种方式可以更好地了解这里？她决定找回生活中的新鲜感，由此启动了自己的“民宿计划”。

工作之余每天住民宿，不长租房，辗转于不同家庭之间。在做这件事之前，“苹果姐姐”认真思考了可能会出现的结果，她决心“断舍离”，开始了一个行李箱就是全部家当的极简生活。“我舍弃的可能是每个女孩都想拥有的漂亮衣柜、同朋友的社交聚会、看电视的休闲娱乐，甚至是相对稳定的生活，但与此同时，我收获的宛如是爱丽丝梦游的仙境、是世界各地的朋友、是许多原本看不到的风景。”

郑辰雨认为，智能手机时代人们或许与机器接触更多，人像是一座座“孤岛”，交往能力在逐渐退化。在认识了很多善良的房东后，郑辰雨觉得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只是缺少相识相知的机会，与其说彼此是陌生人，不

如说是还未认识的朋友。每一次突破舒适区都是一个很好的成长机会。

民宿就像是郑辰雨人生中移动的学校，每个有趣的房子背后，都有一位有趣的主人，通过与房东一起生活，她也体验到了许多不同职业。99位房东拥有99种人生，人生没有模板，她逐渐意识到人生其实有这么多可能性。

一次，她住在加州一号公路附近森林里的蘑菇屋，手机没有信号，不能上网也无法与外界联系，“苹果姐姐”便暂时放下网络，加入房东Kitty奶奶的日常农活，这返璞归真的体验令她惊喜，也给了她知足常乐的满足。洛杉矶的房东艾伦，每隔几个月就会把自己的家重新布置一番，郑辰雨每次回家都像是在参加艺术展览，“他们的生活态度决定了生活品质。”郑辰雨感慨地说。

2017年5月，郑辰雨辞去高薪工作回到国内，开始专注于写作和画画，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喜欢的事情中，而“民宿计划”仍在进行。很多时候，她认为自己不仅仅是在住民宿，更像是进行一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，也像是一场人生的修行——不必每一天都拥有非常理想的生活，但是每一天都可以寻找一种平衡和取舍。

这个乐观开朗、想法独立的年轻女孩，也会在“城市游牧”的过程中遇到困难。因为相比更为划算的长租，短租高昂的经济成本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。由此，她降低了更换民宿的频率，一些房东也与其成为好朋友。他们有的给出友情价，有的愿意让她用技能换宿，比如为房东的宠物画像来换得一周住宿等等。

郑辰雨把这些当做人生课堂的学费。“某些时刻我也想过放弃，但却心有不甘。”在她看来，不管今后做什么，当坚持自己的爱好时，这种努力也定会被赋予更多意义与价值。“也许我们不能每天都在路上，但我们可以不带功利心地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，寻找更多新鲜感，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。”

住在舒适的环境里，做些热爱的事，这是大部分人的生活愿景。忙碌的生活中，一些海归也在寻找着将理想生活与创业方向相结合的途径。

郑辰雨与尘有心的生活便是这样。前者拖着行李箱一共走过了26个城市，体验了606天的民宿生活；后者租了一栋400平方米的房子用来调香，使用白、灰、木、绿四色，让空间回归本真，又养了25只加菲猫。在摸索与适应的过程中，他们慢慢地向着自己想要的生活靠近。

第一次听到尘有心（化名）说话的时候，声音慵懒又淡泊，让人很难猜得出他的真实身份，这个拥有多家公司的海归创业者，同时也是养了25只加菲猫与1只狗的年轻艺术家。商人与艺术家身份的合体是他浓郁的个人特质。

从中国美术学院动画专业毕业后，尘有心跨专业出国留学，在英国中央圣马丁设计艺术学院攻读纯艺术与设计两个硕士学位。2013年，他在英国创立FLORA&MUSE香氛品牌，并于1年后回国。在先后经历了大学教师、多家公司的艺术总监等职位之后，最终决定自己创业。

年幼时由于父母工作特殊，尘有心被寄养在别人家，难以拥有自己的空间与宠物。幼年时未被满足的愿望成了长大后的坚持，于是，他回国后租下了一栋4层别墅，建花园、挖水池，在室内开辟出拥有自然生态的中庭。他成了猫咪与狗最亲近的主人，每只小动物都拥有自己独立的空间。

房子的一层是他的调香工作室，南北通透；二层北面为办公区，南面是25只猫咪“撒欢”的场所；三层则是卧室与客房。不同楼层有不同的空间使用规划，并尽力提高空间使用效率。“房子变成了居家与办公场所二合一，偶尔躺在沙发上办公的感觉的确也很惬意。”

有人觉得尘有心对租来的房子如此大费周章并不值得，但在他看来，通过设计与装修也可以积累许多经验，与更多产品和行

业接触。房子虽是租住，但美好的生活体验并不该因此而打折扣。

当谈及对艺术家的理解时，尘有心说：“人们总觉得艺术家是感性的，但是这种感性并非随心所欲，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与见识在头脑中绽放灵感，追求幸福。”这恰似他的创业初衷，希望通过“香气”来传递快乐，提升幸福感。

工作室规模慢慢壮大，从他自己一个人变成如今十多名员工，各种各样的工具堆满屋子，动物和植物也越来越多。为了实现更大发展，尘有心决定走出现在的舒适圈，搬到场地更大、交通更方便的商业中心。他在与门店相隔不及百米的小区里，买下了一套顶层房屋，从那里能看到钱塘江、看到大片大片的绿色山脉，他憧憬着未来生活，想象着继续出发的自己该是什么样子。

如今的尘有心生活充实。虽然不同年龄、不同人生阶段会有不同想法，但他相信，活在当下是最重要的。创业诸事繁忙，尘有心很少有社交和休息时间，现在的他也想要拥有更合理的时间管理方式，让自己有时间和精力去尝试其它领域与不同风格。“创业路上，开心与烦恼时常并存。向往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，但能将乐趣与喜好变成事业，每天的辛苦就不算什么。不开心常有，把这些不开心在自己能力范围内进行调整，自洽并继续出发，这或许也是生活本质的另一种呈现。”



尘有心将自己租住的房子设计成了理想的工作室。

初见唐韧竹时，他刚刚结束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排练，手边放着他心爱的中提琴。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毕业回国的这些年里，一边是演出的音乐厅，一边是教琴的教室，他乐此不疲地穿梭于二者之间，帮助更多喜爱古典音乐的孩子找到他们的音乐梦想。

### 让孩子感受古典音乐背后的深刻内涵

小学三年级时，唐韧竹的小提琴老师建议他离开沈阳去上海学琴，去更广阔的世界看看，去看看“那里的孩子是怎样拉琴的。”

他听了老师的话，在上海一待就是10年。刚到上海时，这里的孩子拉琴的水平让唐韧竹惊讶不已。“我在沈阳的时候觉得自己拉得很好，到上海之后才意识到原来大家都这么强。我不想走了，我想在这里拉琴。”

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毕业后，唐韧竹拿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杨秀桃音乐学院全额奖学金，开启了海外求学之路。大四那年，他收到了中国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录取通知，回国7年，他如今的另一个身份是钢琴室内乐团、北京中科启元学校管弦乐团艺术总监。

一首曲子背后是一个时代、一段历史，在唐韧竹看来，他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真正理解音乐、融入音乐，去感受古典音乐背后更深刻的内涵。

“有些孩子拉琴的时候，可能会一支曲子拉半年，最后成了一种肌肉记忆，但同时，作曲家是谁、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、艺术家创作这支乐曲时到底想要表达什么却并不知道。他只是把音符拉出来了。”给孩子上课的过程中，唐韧竹希望他们能够有时间、有机会去挖掘音乐的深层价值。“孩子可以自己去寻找、探索曲子背后的故事。我布置的这些课后作业，一定程度上也会增加孩子对音乐的兴趣，让他们知道，在他们面前的不只有五线谱，乐谱后面有更广阔的世界。”



### 唐韧竹：

## 琴弦奏出七彩梦

本报记者 孙亚慧

### 公众艺术审美迅速提高

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，孩子手中的乐器就是一张通行证，让他们无论走到哪里都拥有了一种优雅的交流方式。“当孩子们走出国门的时候，就可以用手中的琴弦、音符跟其他国家的小伙伴交流。两个人说着不同的语言，但可以共同演奏同一首乐曲，这支乐曲就能迅速拉近彼此的距离，把人的心连在一起。”唐韧竹说。

“这些乐器从发明之初并非以独奏乐器的形式存在，而是要合在一起才好听。孩子在学习过程中要逐渐习惯耳中并不是只有自己乐器的声音，而是要考虑大家一起能演奏出怎样的音色。从小培养整体声音的概念，这对于他们的自我成长来说是一种学习阶段的飞跃。”

回国加入国家大剧院这些年来，唐韧竹也对国内观众古典音乐鉴赏水平的提高有切身体会。与此同时，得益于一系列文化惠民政策，越来越多的人有机会走进音乐厅，享受不同音乐类型给生活带来的美好体验。

“国家大剧院在这个过程中做出了很大努力，在艺术文化普及方面做了大量的、细致入微的工作，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。”唐韧竹说。

“听众现在不只是‘听’，而且开始听音色、听指挥、听细节，听其中的不同之处，艺术审美水平在快速提高。就像是一道菜，食客如今不仅是为了吃饱，而且在吃的过程中细细回味和评价菜品不同层次的口感。”对演奏者来说，这其中的意义不言而喻，“听众听懂了，我们的音符就不只‘入耳’，更走进了大家心里。”



唐韧竹在演出准备中。



## 海归鱼贩，有啥不可？

孙亚慧

不久前，“海归放弃高薪做鱼贩”的新闻“冲上”热搜，引发了不少关注和讨论。浙江舟山的“渔三代”张磊从日本留学回国后，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进入知名企业，而是从父亲手中接过祖业。由于从小学船，他无法跟随大家前往深海，便留在岸上当了一名“鱼贩”。张磊的选择引发了网友的热烈讨论，“值不值”“是否可惜了学历”成为讨论焦点。的确，当“海归”“鱼贩”这些标签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很容易点燃大家的讨论热情。

无独有偶，“95后”海归硕士孙正阳前阵子也曾引发热议。本科毕业于同济大学工业工程专业、毕业后前往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继续攻读供应链工程硕

士学位的他，回国后去一家汽车养护中心求职，决定以汽车维修工的身份来开启自己的职业生涯。

这些新闻之所以引发关注，就是因为这些留学归国人员就业、创业的领域与公众的传统认知有异。没有进入高档写字楼做传统观念里的“白领”“金领”，而是选择了辛苦甚至风吹日晒的当行，这难道不是人力资源的流失？类似这样的声音并不在少数。

归根到底，“做鱼贩”“做汽修工”是否浪费了留学学历，这是大家的聚焦点。其实，张磊的渔业生意并非简单贩卖，按他自己的话说，留日多年观察和积累到的日本渔业经营理念，正好能与目前的工作紧密联系，这些知识能够很

好地帮助家乡的渔民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。他敏锐地捕捉到电商直播的风口，抓住了良机，同他一起打拼的30多人年收入都在20多万元。若仅从薪资来看，与“白领工作”相差无几，甚至更为优渥。

近年来，选择在国内农林牧副渔行业创业的海归人数持续增长。究其原因，一方面是因为海归看中了这些行业背后的发展潜力，另一方面，也是将自己国外所学与这些行业的应用相联系，找到了衔接点。在一些“海归云集”的行业，国外的技术与理念并不缺乏，但对于农林牧副渔等领域而言，海归仍是少数，对于投身其中的海归来说，蕴藏着更大机会。

孙正阳的选择也绝不是“头脑发热”“一时兴起”，他所就职的汽车养护中心，像他这样的高学历人才在基层锻炼一段时间后，会有晋升到门店管理岗位的机会，而孙正阳的目标便是在基层积累一定经验后进入管理岗位。

仅从回国初的择业方向，便判断和评价是否“浪费留学学历”失之偏颇，有些短视。知识的后劲会在今后从业过程中不断凸显，可以预见的是，张磊卖鱼定能卖出些新花样；经历过基层磨砺的孙正阳，或许在不久的将来便能进入汽修管理岗位，拥有更大、更广阔的发展平台。而这一切，都将从他们经手的第一单贩鱼生意、手中拧过的每一颗螺丝钉开始。